

## 第四回 辭玻璃潦倒歸僧舍 冒風雨蕭條見故人

詩曰：

魚龍嘶混道凌夷，玉石難分強笑嗤。  
富客爭誇乘勢日，英雄卻守敝貂時。  
贈金自古稱奇士，舉目為何盡市兒。  
我向暗中頻點額，喚君回首莫蹉疑。

卻說石生，午飯後隨即更衣，候畢監生請。不多時，只見畢管家至。石生叫柏兒看守房門，同畢管家來到畢家，管家通報，石生進見。先是一少年人與石生禮畢，後畢監生與石生施禮。石生道：「晚生尚未進拜，過蒙錯愛，本不當領。因長者呼喚，固辭恐反獲罪。」畢監生道：「說哪裡話，長兄大才，辱臨敝地，恐旅邸寂莫，不過請來陪鐵兄閒話。」話畢酒至，遂安位各坐，鐵不鋒道座，石生二座，畢監生在石生席旁陪飲。

鐵不鋒舉杯問石生道：「大兄尊姓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姓石，賤號池齋。長兄可是號不鋒者麼？」鐵不鋒首：「大兄何以知之？」石生道：「雖未會面，久仰大名。」鐵不鋒忽然笑道：

「小弟有一知己，是個才子。不意今日大兄亦同名同姓，倒也奇妙。」說罷又笑。畢監生道：「何石兄又有同名同姓者。」石生道：「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在吾輩眼中真偽自識。」鐵不鋒笑道：「大抵假名假才之人，果然脫不出小弟這雙慧眼。」畢監生道：「石兄大才。鐵兄可曾見其佳作否？」鐵不鋒道：

「不曾。」畢監生叫管家道：「你到後園樓上，問小姐把那《楊柳枝》詞取來鐵相公看。」管家應諾。石生笑道：「恐拙作不足經鐵兄慧眼。」畢監生道：「這有何妨。」鐵不鋒不語。三人飲了兩巡，畢監生問鐵不鋒道：「錢盟翁榮任徐州，亦獲大利否？」鐵不鋒道：「錢老師初任，尚得千金。後因衙中有甚麼蘇小墓在內，每遇冤民事則出現。故錢老師也就不賺大錢了。如今每日所得，不上百金而已。」畢監生歎道：「錢盟翁時運不濟，想起這樣窮官，不如不做。」石生接口道：「每日得百金，這個官也就窮得不窮了！」畢監生同鐵不鋒齊笑道：「真書生之言。不知做官賺錢之事。」石生欠身微笑道：「果然學生不知。」畢監生道：「夫錢乃人之威風，無之則人不懼畏。所以古人云：『為貧而仕』教人急急謀利，做個財主。若仕不謀利，不如為客為商之輩，將何以勢臨鄉黨也。」石生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在晚生聞得，富貴不加鄉黨。卻又作何解？」畢監生想了想道：「此語乃世人之戲言耳。」石生欠身道：「世人為何作此戲言。」鐵不鋒接口道：「此語亦非世人之戲言，以為富貴之人不與鄉黨貧賤者為伍。故云不加鄉黨也。」

畢監生拍案忙道：「此真妙解！」石生道：「在晚生之意不然，若從辛苦中敬得富貴，遇貧賤者則與之，使貧賤之人與我共此錢穀方好。」畢監生道：「何也哩？」石生道：「這錢乃天下運用之物，非一己獨私。且有聚散盈虛一定之數。若慳吝視為己物，必取爭奪之禍。使我為臭銅而甘爭奪，可謂智乎！」

即僥倖保守無恙，又安得不似鄧通致饑餓且死乎！如據先生、鐵兄所言，不獨死後遺臭，且生時口碑載道，皆頌財主為看財奴了。」畢監生不語。鐵不鋒高聲道：「石兄罰一杯。明明見畢老師是個富貴之人，故來罵座。」石生道：「豈是罵座。不過公論道理。」鐵不鋒道：「有何公論，再加罰一杯。」石生一連吃了兩杯。畢監生笑道：「這個罰得有理。」石生又各回敬一杯，招陪不是。

鐵不鋒吃過，拍案道：「怎麼拿詩的管家還不見來？」畢監生訝道：「正是。」回首就問從人。從人道：「小姐伏在案頭打睡，方才醒來，才傳翠雲去取。」畢監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將酒撤去，掌燈籠來。」畢監生同鐵不鋒向東廊下小便，石生向西廊下小便。鐵不鋒回見石生不在背後，向畢監生道：「此假名士也，老師何以相識？」畢監生驚道：「他送甚麼詩句與我，小女看見，贊他是才人之筆。因便中邀來陪長兄吃杯酒兒。」

鐵不鋒笑道：「此人做得倒有些像，只是還欠老誠。」見石生從西廊下走來道：「今晚頗有月色。」畢、鐵二人道：「真所謂月明如晝。」畢監生復邀石、鐵二人入席。旁有一管家走上道：「石相公詩句在此。」鐵不鋒取過看時，假作吟哦半晌道：「詩句果妙，覺得失了些律兒。」石生道：「此非律句，乃是詞調，故韻當如此。」鐵不鋒道：「若說是詞調，倒也還說得去。」又想了半晌，掩住詩箋道：「我那才子敝相知，往往做那八句的，故此出名。可見詞調皆才子所不屑做的。石兄於那八句的，尤當推敲推敲。」石生微笑道：「七言八句者，乃近體也。古詩只有歌行詞曲，哀怨思歎數種。自後作近體者，即為制舉之業，於唐為盛。唐人常雲，曲難於詞，詞難於詩。那詩不過各道性情，此詞名稱樂府，韻叶宮商，以備之管弦。天下有不知律而作詞者，謂之妄；有不知詞而作律者，謂之淺。

豈有作詞而不知律之理。」鐵不鋒大笑道：「小弟戲言耳，石兄何以當真。難道小弟不知詞難於詩。該敬一大觴，以為小視文人之戒。」石生推道：「鐵兄也該敬一大觴，以為欺誑朋友之戒。」二人推讓半晌。畢監生高聲道：「二公不必你推我讓，將此兩大觴二公俱不吃，老夫有一珍藏玩物，名喚玻璃杯，可容兩大觴酒。叫小價取來，將二公的酒准作一盞，請一令何如？」

鐵不鋒連聲叫妙。

畢監生叫人取出玻璃杯，斟盈作一官杯，送與鐵不鋒行令。

鐵不鋒接過酒杯盪盆，想了半晌，方吃過酒道：「門生行一發財的新令，要四首歌訣。」說罷，拿起六個骰子向盆內一擲，看來是個不同。口中念道：「元寶盆中列，請君折一折。有酒下家斟，如違罰三碟。」念罷，問畢監生道：「老師把這元寶要作幾折呢？」畢監生笑道：「就是足色吧，折甚麼！」鐵不鋒遂對石生道：「該兄飲酒。」石生不知原故，吃了一杯。鐵不鋒立起道：「該罰三碟了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酒已飲過，為何又罰？求說明，自然依罰。」鐵不鋒道：「小弟盆中是二十一點，若畢老師說九折，該吃十八杯九分。若說對折，該十杯零五分。今畢老師要足色，就該吃二十一杯了，如何只吃一杯？」

且罰過三碟，再吃那二十一杯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量淺，實實不能。」鐵不鋒道：「違弟之美乎，又該罰三碟。」石生戲道：「豈敢違兄之菲令。」鐵不鋒道：「若說小弟是菲令，一定要吃二十玻璃杯。」畢監生接口道：「既石兄笑見，畢監生請來。」

讓石兄行個高令耍耍吧。」

石生欠身道：「晚生酒後狂言，豈是當真笑鐵兄令菲麼？」畢監生道：「一定求教。」遂送令與石生。石生道：「晚生何敢僭妄。」鐵不鋒道：「石兄不必謙遜，且遵長者之言，別行一令。小弟之酒，待後再吃吧。」石生遂接過令盆，將酒吃過道：「晚生行一《鳳求凰》之令。麼為鳳，四為凰。若鳳遇凰，當盆飲雙杯，左右各賀一杯。若不遇，飲一杯竟過。遇時，須暗含麼四，說兩句舊詩。」畢監生道：「此令果妙。」石生將骰子擲下，恰好麼四俱遇，遂飲雙杯。復杯道：「『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』。」畢、鐵二人又各賀一杯。酒畢，石生送令與鐵不鋒。鐵不鋒乾過酒，將骰子擲下，麼四俱不遇。

石生道：「若不遇，飲一杯竟過就是。」鐵不鋒道：「且讓小弟再擲一擲何如？」石生道：「豈有再擲之理！」鐵不鋒道：「若讓小弟再擲一擲，不遇時，情願甘罰十杯。」石生道：「果吃十杯，就讓兄再擲。」畢監生笑道：「鐵兄莫要強勉，必然十杯是要吃的。」鐵不鋒道：「門生拿定是遇的。」遂舉骰子又擲一下，麼四又不遇。畢監生大笑道：「果應老夫之言。」鐵不鋒道：「不過十杯酒耳，有何難哉！」管家一連斟上十杯。

鐵不鋒就欣然飲盡。

過令與畢監生。畢監生飲過令酒，道聲遵令，將骰子擲下，恰好麼四俱遇。歡歡喜喜飲過雙杯。詩道：「『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』」石生道：「詩句欠妥，外敬一杯。」

畢監生道：「老夫是淳民，自當受罰。」遂吃過罰酒。石、鐵二人又各賀一杯。畢監生送盆與石生收令。石生酒已半酣，知座中鐵不鋒是個俗客，就起身告辭。鐵不鋒立起道：「石兄真公子性兒，自己令又不收，前次欠小弟二十玻璃杯，又不曾吃，如何就要告回？」石生道：「小弟轉領三小杯吧。」鐵不鋒道：「一定要吃二十玻璃杯！」石生裝醉道：「這等說，實實不能了。」鐵不鋒不理，竟叫管家一連斟上二十杯。石生假作悶席。

畢監生笑道：「想是石兄果然醉了。」鐵不鋒走下席來，扶起石生道：「這等不善飲酒，還要行令。可甦醒起來，吃小弟十杯吧。」石生佯語道：「要吃酒就是二十杯，如何叫我只吃十杯？」說罷，起身就辭。畢監生道：「既然石兄量窄，且讓他先行。老夫少送，回來奉陪吧。」鐵不鋒道：「門生自然領情。」石生別過鐵不鋒，畢監生叫管家打著燈籠，送石生回寺。

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卻說畢監生送石生出了大門，吩咐管家送石生回寺。隨即復到廳上，笑對鐵不鋒道：「這假名士如許醜態，且談詩一口胡柴。」鐵不鋒道：「不消說起。」畢監生叫人將酒席並為一桌，分賓坐下，換了杯盤，二人對飲。鐵不鋒道：「此假名士，以後老師須要斟酌，不可妄交。」畢監生道：「不知此人何以假令相知之名？」鐵不鋒道：「石池齋是當今才子，與門生到交。門生曾在吳下玄墓古香亭與他游梅作詩。後揚州梅翰林，出三百兩鬆紋，聘他訓子。」

門生又在揚州到他館中奉訪。那梅翰林愛門生詩才，加倍款留。門生因有家務，就辭別返舍。此事尚然不久，難道門生就眼花了，連知己也認不得嗎！畢監生想道：「此人既來假名，必有所圖，莫非有騙我之意麼？」鐵不鋒微笑不語，只是搖頭。畢監生道：「鐵兄有話但說，何必隱忍？」鐵不鋒道：「門生細審此人來意，故將這不通的情詞豔曲，以挑老師小姐之意。令老師小姐錯認他是才人，門生何敢盡言。」比監生聞言驚道：「我又無一子半姪，只生這一嬌女，曾攻書史，任他大才大用，非有錢有勢，不敢求配。這窮酸為何有此妄想？」

隨問旁邊管家道：「送石相公人可曾回來？」一管家走上道：「石相公小的送回寺了。」畢監生道：「你見他寺中言語動靜，所作何等事體？」管家道：「不曾見他做甚事。先時小的去請他，見他低聲向湛然和尚說甚麼小姐見他詩句了。適才小的送到寺中，和尚迎出，又向石相公道聲恭喜。再不曾見他別事。」

畢監生聽罷，怒對鐵不鋒道：「兄果料事不差。此人老夫自當重處。且他席間又罵老夫為看財奴。」鐵不鋒接口道：「且他又笑門生之令為菲令。」畢監生道：「且他又作不通的情詞豔曲，愚弄富宦。」鐵不鋒道：「且他聞老師小姐在後園睡熟，又道甚麼『只恐夜深花睡去』。」畢監生道：「更有可惡者，令名為《鳳求凰》，合兄所料無疑了，明日必要處他。」鐵不鋒又正容道：「處他固是宜當，恐後來作仇奈何？」畢監生大笑道：「有何作仇，老夫錢財可以通神，且現居通判之職，縱他後來僥倖，即入翰林院時，老夫豈不做到一品了。」鐵不鋒近座道：「老師之言，果高明見道。但恐處他，與小姐體有所關。」畢監生沉吟想道：「有了。錢盟翁在徐，正拿賊不獲。老夫今且愚弄這窮酸在此，寫下一書，煩兄寄去。速令錢盟翁假以土賊賊主，拿去問罪，豈非善處之策？」鐵不鋒拍案道：「此果善策，不必再議，拿酒來吃。」畢監生同鐵不鋒飲到大酣，方才散席。鐵不鋒臨別道：「事不宜遲。」畢監生道：「明日即行。」正是：

偽士亂真真反偽，權衡致富富行權。

卻說畢監生送出鐵不鋒，回書房內，即修下一封暗害石生書札，取了兩匹蟒紗，一隻銀杯送錢知州。又叫管家稱了四兩銀子，作鐵不鋒程儀。畢監生在案頭隨便摸了一幅箋紙，看來是甚麼凌春女子詩句，就封將起來。吩咐管家道：「你們明日早起將這禮物，書禮，送到鐵相公下處。你道老爺打點上任，不及親送。叫鐵相公早早回府，致意錢老爺罷。」管家領命。

畢監生睡去。

到次日，管家早起，將禮物送到鐵不鋒處。鐵不鋒即隨管家到畢宅辭謝，即日起程。畢監生不勝欣喜。過了十數日，逢上任去期，杭州衙役接到。畢監生知徐州之事將發，先令小姐，婢從上了杭州長船，自己騎了一匹大馬，帶著管家，故向清涼寺，假作好意辭別石生。石生同湛然、普明忙出迎接。畢監生隨下馬道：「老夫才得相逢，又為一官遠別，苦抱一團未了之哀，不知石兄亦同此意否？」石生聞言，悵然道：「先生可進寺內少敘別離。」畢監生揖道：「不及了，就此兩別吧。」石生惶惶回揖道：「先生此去榮任，不知何日才得復會。」畢監生道：「老夫雖然暫別，小女尚在舊宅，少不得時時有書信往來。」說罷，匆匆上馬而去。

石生同湛然、普明望見畢監生肥馬輕衣，銀鞍豔僕，一陣塵起，穿柳而去，各皆悵然歸寺，唯湛然在石生客房間談此事。

石生道：「畢監生今去榮任，說小姐尚在舊宅，我們何不到他後園頑耍頑耍，以散悶懷。」湛然喜諾。隨帶了柏兒，出寺向先春園來。見園門大開，三人竟入。內有一老兒走出問道：「相公何來？」石生道：「我們是左右緊鄰，久聞你家花園有奇花豔木，特來借觀。」那老兒道：「喜得今日老爺上任，若老爺在家時，斷不許遊人進來的，相公只可在外面看看，不可進去。」石生應諾，方欲席地而坐，湛然道：「相公且坐，貧衲同盛價回去，取一壺好茶來吃。」石生許諾。湛然同柏兒出園。

那老兒又到石生面前道：「我家老爺臨行，吩咐小老兒看園。說道，『若有甚麼石相公來，不可令他在園中窺探。』如小老不遵，查出定要重責。相公莫非就是姓石的麼？」石生笑道：

「我不姓石。」又道：「想是你家老爺家眷在此，恐菲人窺視不雅耳。」那老兒搖頭道：「也不是這話，家眷倒已帶去，不知何故，相公不可外傳。」石生聞言，驚疑半晌。隨立起身來，向柳中閣下看時，見鳥鵲聲喧，雙門緊閉，上書封條，墨跡猶新。石生沉吟想道：「畢監生分明說小女尚在舊宅，為何今非昔比，言不孚實。」只管呆想。那老兒走過道：「相公不要只管貪玩，天將有雨了。」石生道：「少候我們人來，吃杯茶就行。」那老兒復向後去。石生又步至假山石上，追尋舊況，如得如失。口中不覺自語道：「鶯花猶在，玉人何處，相會無期，徒存畫餅耳。」少頃，那老兒手拿一掃帚，走出向石生道：「相公茶不來了，請出去別處玩耍吧。」石生道：「少刻即行。」那老兒暴躁道：「我要打掃林木，恐防陰雨，相公只管少刻少刻，有甚麼好看，明日再來任相公遊玩。」石生聞說，掩淚而出。

那老兒將園門雙閉。石生回顧數次，對牆內不勝留戀。忽聽得後面一人叫道：「相公莫要回寺！」石生回頭看時，乃是柏兒。就問湛然老師。柏兒忙道：「湛然師傅後面來了。寺中有許多公差，說相公是賊主，奉徐州知州批文，協同本處地方來拿相公，如何是了？」石生聞言，口瞪目呆。半晌，見湛然從路上跑來。石生一把扯住道：「聞上台行文，以學生作賊主拿究，這是從哪裡說起？」湛然喘息著道：「真真是奇事。我知相公非此輩之人，想是被仇人扳害。如今，相公須要速速改名換姓，潛逃京中，急圖功名，方是生路。若不知趨吉避凶，定遭毒手。」

石生慌忙道：「去便要，待學生辭辭普明老師，還將玉簫並行李取來，方可去得。」湛然道：「那普明見相公做出此事，千恨百怨，怪我引領相公來寺。原道歇息數日，不期住到如今，說不曾得相公多少佈施，此時巴不得將相公交與公差，如何還要辭他。」石生聞言，掩淚向柏兒道：「身上又無盤費，投宿又無行李，我二人今晚卻向何處去安著。」柏兒掩淚不語。湛然道：「相公不必悲哀。速令盛價隨貧衲到寺後，悄悄將行李查出，從小路前去便了。」石生感謝。柏兒同湛然別去不久，將行李並玉簫挑來。石生向湛然淚道：「學生為畢小姐受如此風波，蒙老師盛意，終身難報。只是不知何日得會老師與畢小姐也？」湛然慰道：「功名早就，自有佳偶，你我亦有相會日期，不必悲切。」石生強勉揖別。湛然道：「相公到京，可在小寺作寓，庶省盤纏。」石生稱謝，掩淚別去。正是：

肯把良緣歸我處，不如意事奈他何。

卻說石生同柏兒，別去湛然，行未數里，忽然天起烏雲，風雨驟至，且從來不曾走慣路的，同柏兒一步一步，挪移不上十數里，腳便疼痛。回首向柏兒道：「這般大雨，我們腳下難走，不如尋一主人，在此安歇吧。」柏兒道：「相公乃避害之人，此處如何住得。」石生只得強勉又走。行未十數里，天色黑暮。見面前有數十人家，石生立住，對柏兒道：「此路口必有飯店。我們今夜投宿，不可提起個石字。」又想了想道：「只說我姓齊，字也水，叫我齊相公就是。」柏兒應諾。同至路口，見店家燈火隱隱，柴門半開半閉。石生隨柏兒徑入店內。店主問道：「客官從何處來的？」石生道：「小生姓齊，自蘇州來，往京應試。」店主道：「此處客俱下滿，沒有房子，請到別處投宿。」石生道：「小生適才冒雨，衣物俱濕，天又黃昏，路又泥泞，不能前行，因此投店主歇宿。倘內中有孤客獨房，搭住一晚，更見好情。」店主想道：「沒有甚麼孤客獨房，止有一河南客，是一房兩牀，卻又有管家，恐不能相容相公。」

石生聞言喜道：「既有空牀，怎好不讓，待小生親去與他說。」說罷，帶柏兒到後面看時，果然有一房兩牀，一客背著臉收拾行李。石生近前拱手道：「客官，小弟特來借榻。」那客回頭看時，見是石生，忙走下來。石生一看，卻是懷伊人，二人慌忙施禮。懷伊人喜道：「吾兄因何至此？」石生低聲道：「小弟避害至此，不期得遇故人，祈速策我。」懷伊人見石生衣履盡濕，而色憔悴。叫管家取出衣裳換了，拉手就坐，挑燈低問道：「吾兄所避何害？」石生道：「弟因別後，訪得凌春小姐在淮，特帶小價到淮訪問。又喜托庇，一路平安。且小姐與我志意相合，贈我一玉簫。」懷伊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乃是一段美事，因何致害？」石生道：「不期後來，小姐乃父是監生，謀任杭州通判，竟隨任南往。致小弟蕭寺落落，忽出散悶。有僧湛然，是弟契交。尋出寺外，教道徐州公差，在寺協同本處地方拿弟，說弟是土賊賊主。不知誤認？又不知故害？因湛然私放小弟前來。」懷伊人道：「想是吾兄在淮，處友不當，故致此禍。」石生道：「在淮並無妄交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吾兄因何知凌春在淮安，特相信而來？」石生將白隨時起數，花婆傳詩，先春園聽琴，清涼寺請酒，前後事情述了一遍。懷伊人想道：「向聞白隨時、鐵不鋒與田又玄相與詩酒之人。曾記古香亭田又玄詩上，有『春日同鐵不鋒、白隨時作也』數字，既與田又玄交往，其人不端可知。想徐州之事，或有因而起。」石生想道：「我與他一面之會，有何仇隙？且白隨時指我小姐之處，非我明明問他，乃是暗透他的。這事斷非此輩遺害。」懷伊人又想道：「論理與他不相關煞，未必他敢為此事。只是為今之計，不識吾兄匆匆，意欲何往？」

石生愀然道：「弟囊空金盡，隨其所之。大約以到京為率，更換名姓，坐監入場耳，且不識伊兄近況若何？」懷伊人道：

「自別後到河南，舍親官已罷職，終日俗冗繁雜，致弟淹留到今。所得不上二三十金，意欲權移吾兄，為上京之費。寺以知己見愛，慨贈以壯行色何如？」石生愀然道：「弟若受伊兄之贈，伊兄前途又有誰贈？」懷伊人悲道：「正是彼此窮途，寧可盡吾兄為要。蓋吾兄年在妙齡，不慣客路；在弟賤庚癡長，頗多經歷野店寒煙之苦。」石生沉吟不語。懷伊人將拜匣取開，拿出銀子，原封不動放在案上。又打開一小包，內有兩餘銀子。

取出一塊，隨叫管家買了一甕酒，取出路菜，向石生道：「吾兄不必愁悶，且飲一杯，以舒勞倦。」

二人對飲少頃，石生問道：「小弟故鄉風景，近來猶似舊否？」懷伊人道：「令表兄有一字奉復，想必盡載。」石生令取出看時，書道：

愚李景文頓首書復池齋社表弟先生文幾：自昔睽違，條爾春秋幾易。每思會無由，惟夢寐得親切耳。念府上世多清德，齒爵俱尊。近以先姑丈西升，百凡變衰，欲繼舊業，端在吾表弟焉。晤伊兄，得悉新趾，且聞得賢主人如梅老先生。更有足賀者，時歲值科試，正爾我得意之秋。可鼓棹歸洛，相與負笥長安，朝夕論心，以慰遼闊。途腸不贅，專此草復，並待不盡。

看罷，放在案頭，對懷伊人道：「家表兄欲我早到河南，同他往京應試。我若將伊兄銀子全帶前去，亦是無用。不如二人學管鮑分金，弟取不傷廉，兄與不傷惠，且兩有盤費，豈不相安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吾兄莫謂河南路近。客途之事，一時風雨阻隔，咫尺猶同千里。那時致吾兄不來不去，淒苦無告，在兄縱不怨弟，而弟亦何忍放心自回。」石生見懷伊人情誼友朋，愈增愧顏。懷伊人慰道：「兄毋過慮，弟還有兩餘散碎銀子，足充路費。」石生道：「那兩餘銀子做得甚事，縱伊兄省儉，只可到得廣陵。」懷伊人道：「到

廣陵就不難了。或做館代筆，隨寓前去便了。」石生想了一想道：「若到廣陵，弟寫一書，致梅老先生處，並關書帶去，薦兄處館。權借一枝，以圖歸計。

不識何如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是絕妙的了。」石生推過虛篋，令柏兒取出拜匣，寫下一書。又秉筆寫了一扇一卷並關書遞與懷伊人道：「梅老先生知我貧士，聊寄人情紙半張，以表微意吧。」懷伊人接過看道：「這詩、扇俱新作吧？」石生道：「扇中是當日梅花之句，卷上是舊日之別業。」懷伊人看罷，不勝稱贊。又道：「別後想多近作，乞借觀以開茅塞。」石生道：「別後之作，未付梓者，贈與田又玄了。惟有《楊柳枝》詞十首是近作，寫出求教。」懷伊人歎道：「可惜佳玩落瞽目人矣。」石生取一便紙，將《楊柳枝》詞寫出一稿，未款名姓，遞與懷伊人。懷伊人賞鑒一會，各飲酒罷，吃過夜飯。又令柏兒同懷伊人管家，飲了酒方睡。

到次日，石生早起，見天色稍晴。懷伊人各束裝辭過主人，至路口分別。懷伊人道：「吾兄此行，至河南同令表兄進京，定然擢元。弟有母服，不能附驥。吾兄幸勿自憊，有負妙年。」

石生歎道：「倘得僥倖，當報謝者惟伊兄與畢小姐耳。」懷伊人謙恭辭別。石生復回首道：「弟前途蒙惠，且進京有親戚同住，伊兄不必掛慮。可將梅老先生扇、卷並關書查好，以圖廣陵之事，庶弟途中稍安。但梅家王文，曾來淮訪我，說有甚麼不通的抵冒。兄可查問，便寄一字示我。」懷伊人遙拱揖道：「謹領兄教。」遂長別去。

正是：

浪交不益己，好友勝於親。

相識滿天下，知心有幾人？不知懷伊人如何會梅翰林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春柳鶯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